

中正演講：精神分析與自我知識 (Psychoanalysis and Self-Knowledge)

摘要：

哲學家和精神分析思想家都非常看重自我知識。從希臘哲學開始，認識自己一直被視為是一項重要成就，自我知識不只是一種知識而已，還帶有很深遠的倫理蘊含：自我知識和理性、自由、與心理健康等主題均有密切的關連。類似地，在精神分析之思想傳承中，「將無意識變成意識」（認識自己的核心工作）更明顯地是達到心理健康與個人自由的關鍵。這兩個傳統似乎擁有相同的自我知識之概念，但是彼此之間卻少有對話。然而，這情況在 Richard Moran 出版 *Authority and Estrangement* (2001) 之後有所改變。

有別於當代的許多哲學家（他們只把自我知識看出是三種經驗性知識中的一種），Richard Moran 企圖闡明傳統的自我知識概念，希望建立自我知識和其他重要倫理主題的密切關係。依據他的說法，自我知識（作為一項重要成就）的特色在於它是理性運作的一項函數：S 能夠以特殊的權威方式知道「自己是否相信 P」，乃是因為她自己可以直接面對信念之主題（「P 是否成立」）進行理性思考。也就是說，自我知識不外乎就是相同的理性運作的必然結果：S 只要針對 P（信念之主題）做理性思考，就可以直接依據這理性運作的結果來「宣稱」自己有何信念，而且這宣稱必然地具有一種特殊的權威性、並展現了一種主體特有的自由。

Moran 的說法引起一些精神分析哲學家的質疑。例如，精神分析哲學家 Jonathan Lear 就批評說，Moran 所強調的「宣稱」往往不能帶來自由、反而妨礙了自由。依據 Moran 的說法，當一個人不太確定，但想知道，「自己是否對母親生氣」，她可以直接面對情感之主題，如「母親是否是可氣的」。假設 S 的答案是「母親是可氣的」（她想到和母親之間的不良互動），那麼，她就可以宣稱「自己對母親持有憤怒的情感態度」。但是，Lear 指出，即使 S 所做的宣稱符合她的無意識心理（她對母親的確懷有無意識的憤怒），S 的宣稱不必然構成自我知識（因為她對母親的憤怒很可能不是源自於兩人之間的不良互動，而是更早期的挫折）、也不見得會帶來真正的療癒效果（因為無意識很可能仍然在發揮影響）、也可能無法達到真正的自由（因為缺乏心理整合）。這樣的宣稱不僅無法保證自我知識，有時甚至可能成為幌子、反而讓她更容易去避開必要的心理探索（例如，「這麼可怕的態度我都敢承認了，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呢？」）。

面對 Lear 的質疑，Moran 很快就同意說，過早的宣稱的確會產生誤導，因此，宣稱對於自我知識而言不是充分的，但卻是必然的。之後，Moran 也釐清說，自己無意（也無力）去提供一套「無意識如何變成意識」的說法，他只企圖說明「一個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意向狀態，如信念、欲望等」，但卻沒有企圖要說明「一

個人如何認識自己的無意識幻想」。即使做了許多的退讓，**Moran** 仍然堅持說，藉由宣稱而來的自我歸屬最能展現自我知識的特色。換句話說，就他要回答的問題而言（亦即，自我知識的特色為何），他原本的答案是否成立，並不會受到精神分析的影響。

就 **Moran** 所要闡明並恢復的自我知識之概念而言，精神分析真的不相干嗎？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辯護精神分析，而在探討精神分析的相干性：給定一套精神分析之自我知識觀，**Moran** 對自我知識之特色的刻畫，是否仍然可以成立？本文將闡明隱含於精神分析中的自我知識觀，並論證說，這樣的自我知識觀，比起 **Moran** 的說法，更能貼切地掌握（具有倫理意涵之）自我知識的特色。